



# 那一曲军校恋歌

Nayiqu Junxiao Liange

陈华○著

她完了。在遇见真命天子的一刻，所有女人都是缴械后的俘虏，带着一抹空前绝后的美丽，走向她的国王、她的上帝。

在那一刻，天空爆炸的声音，是属于她的爱情绝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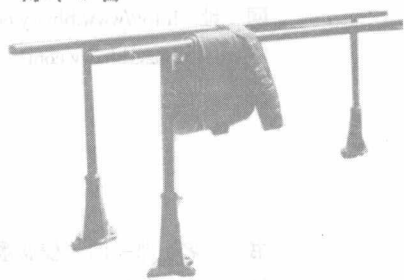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那一曲军校恋歌

Nayiqu Junxiao Liange

陈华○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一曲军校恋歌 / 陈华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375-1

I. 那…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375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那一曲军校恋歌

作 者 陈华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375-1

---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 纯洁的力量

二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新兵连》。一群乡村少年，在乡村，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当他们被一列火车拉到戈壁滩军营时，政治、社会对他们天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如此迅速，新兵连短短三个月，就使他们由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就使过去的群体和共有的观念土崩瓦解，猝不及防和囫圇吞枣地演变成另一个群体。后一个群体不但吃掉了前一个群体，也使掉队者付出了血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唯一不变的，是血红的晚霞和火车汽笛的长鸣。

二十年后，当我读到陈华的长篇小说《那一曲军校恋歌》时，我一下回到了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那一曲军校恋歌》不同于《新兵连》。《新兵连》写的是三十年前的事，《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二十年前的事；《新兵连》写的是一群乡村少年，《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一群如花似玉的军校女生，来自各个不同的城市；《新兵连》写的是人性与政治的搏斗，《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人性、爱情和特有规则的搏斗；但是当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爱情故事时，我对这生活，这人性、这搏斗，又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人的性别不同，面对的风车不同，但人的天性，这天性的扭曲和扭曲后带来的创痛和辛酸，却是相同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天性的底色是：纯洁。社会的底色是：单一。

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开始多元了。生活开始庞杂了。后一个生活，又吞噬了前一个生活；后一个群体，又吞噬了前一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歌舞升平的背后，充满着如此浓郁和赤裸裸的钱的气息、血的气息和性的气息，这些气息混合发酵的浑浊的气息。

朋友，没有谁再相信纯洁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读了陈华的《那一曲军校恋歌》，如同在浑浊炎热的街头，饮下一杯清澈的山泉。被生活追赶得如此疲惫，原来也可以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和青春的记忆有关，但饮下山泉之后，我又突然明白，原来纯洁也是一种力量。无非我们相信浑浊之后，把它忘记得太久了。

《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几个军校女学员不同的爱情。在如今的大街上，爱情也算烂了街了；在如今的书摊上，爱情也算烂了市了。但那些爱情都与爱无关，叫性；《那一曲军校恋歌》中叶小米、郝好、朱颜、丁素梅、姚小遥、马小蕾们的爱情，就显得别具一格。她们每一个人的爱情和爱情的过程都不一样，但在共性上，又是相同的：那个时候，她们都相信爱情。于是这爱情不管多么曲折，核心又是相同的：纯洁。她们刚刚还是一群唧唧喳喳的城市女孩，转眼就穿上了军装。在特殊的军校环境，遇到了另一群各不相同的男人，任天行、廖凡、张雪飞、孙宏雷、彭鹏、邓海云、陈骁、郭福来、庞尔，也就遭逢了几段不一样的爱情。由于军校的规则，三年的军校生活，使所有的爱情都只开花没结果。于是这些爱情更加埋在了心底。随着军校生活的结束，每一个女孩，在心里，都变成了另一个女人。这个宿舍里的女兵，或美丽，或可爱，或有些心

计或小心眼；因为爱情，或变得快意，或变得嫉妒，或变得丑陋。但是，所有的爱情都不是逢场作戏，所有的爱都是真实的；所有的限制也是真实的，所有限制的执行者，大队长朱金亮、班主任老安和老洪他们，执行起来也是真实的。因其纯洁，连丑陋都变得美丽；因其真实，连限制都变得动人。如小说中“我”也就是叶小米的爱情，现实中有些缥缈，但到心里，又变得那么强大和实在；一个爱情，像磐石一样，整日压在这少女的心上。当她跟这男人任天行分别的时候，随着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她好像才刚刚懂得什么叫爱情。

我突然有些怀疑，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的时光，真是这么纯洁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有些傻。不是人傻，是这搏斗傻。因其傻，因其傻与青春相连，它又显得格外宝贵。青春易逝，长存于心，所以作者用了回忆的笔法。陈华在这部小说中，多次写到对军营熄灯号的留恋，如同我常常想起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火车汽笛长鸣一样。它再一次证明，纯洁是一种力量，它力量之大，甚至能够战胜污浊，及后来吞噬我们的一波又一波的生活。

由于内容，带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手法，也是两个字：朴素。陈华重视的不是手法，而是朴素的表达。朴素的结构，朴素的情节，朴素的细节，朴素的人的内心，在众多浮躁、虚华、莫衷一是的文字中，又显示出它格外的力量。

这是这本小说的价值。

刘震云

2008.4 于北京

## 第一章



### 1

上军校没几天,我的大号“006”就被叫开了。

这既不是我的学员证号,也不是我被委以重任而有了光荣异常的使命。有句话叫“从零开始”,我的军校生活,就是从手枪和步枪射击的这两个耀眼的光头战绩以及一顿饭吃下六个包子的惊人胃口开始的。

那是一个平常的夏日午后,军用大卡车载着我们一行人奔赴靶场,一路上我不断遭遇热心的问候和真挚的鼓励。同学们都对我特别友好,因为这些补考的学员里就我一个倒霉蛋女生,并且首度创下了军校打靶历史上的双零纪录。

为了鼓舞士气,几个军训班长轮流带领我们这些补考的学员唱歌。我一边机械地动着嘴巴,一边望着身后匆匆掠过的风景,紧张得直想跳车。手枪和步枪射击都是颗粒无收,全脱靶,两个光头的成绩,让我接连做了好几夜的噩梦。梦里头,全是烽火硝烟的战争场面,枪声大作,我吓得躲在战壕里用手捂住了耳朵。战士们都

冲杀上去了，而我呢，到最后不是野战部队特派来的军训班长把我拽出战壕要枪毙我，就是军训大队长朱金亮扔了把枪在我面前狠狠地嚷道：“软蛋一个！自杀去吧！唉，可就你那射击水平，我真怀疑你能不能打得准你自己。”

天高云淡，热风习习。打靶场设在大山里一处空旷的平地上，命令一下，立即枪声四起，报靶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举着一把“五四”式手枪，像个女游击队队长一般冲上山头，对准了可恶的敌人，敌人自然是假想的，靶子竖立在100米外——听到一声哨响，我狠狠地抠了一下扳机。“砰”的一声，子弹飞了出去，枪口前顿时升起一片白烟，耳朵里也“嗡嗡”直响。那声音巨大，像是穿透了我的胸膛。五枪下去，山坡上一片尘土飞扬，子弹偏偏不往靶子上跑，就爱亲近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我很干脆地又收获了一个光头。

“给她再上五发子弹！”大队长朱金亮在我身后沉着命令道。朱金亮五十开外，头发已经有些花白。此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参加过西南边境的那场战争，曾有“军中神枪手”的美誉。听说，朱大队长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带军训生，所以对我们的训练要求格外严格，一招一式绝不含糊。军训不久，他就被我们偷偷叫成“巴顿队长”了。

面对我这样一个笨蛋兵，他双眉紧皱，面色铁青。军训班长给我上足子弹，我又一次做女游击队队长状凛然开枪。我重新瞄准后扣动扳机，子弹出膛时巨大的后坐力撞得我肩胛窝隐隐作痛，也不知打中靶心没有。可惜，又一次荒山秃岭颗粒无收。

“再上五发！”朱金亮踱上了步子，眉心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我举枪的手哆嗦起来，冷静冷静，我不能这么糟蹋伟大人民的正义子弹啊！还好，这一次不是光头，有一个打了个8环，一个打了6环。可是还是不及格呀！



“再给她上子弹，上五发！”朱金亮不踱步了，叉腰站在一处高坡上，眉心的疙瘩变成了一块铜钱大的红印。

终于终于，我以四倍于同学的子弹量，获取了一个手枪射击的及格。

可还有步枪射击呢。装弹，卧倒，出枪，我的几个准备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索。军训班长在一旁鼓励我说：“就凭这动作，打‘光头’也是好样的！”同学们都笑了，而我心里却一阵扑腾，生怕他一语成谶。

好在上帝还是给我留了点面子，步枪没那么丢脸，一次就过了。从打靶场上走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两腿发软，身上的军用作训服已经湿了大半了。

射击补考回来的路上，晚霞当空，晃荡的大卡车里，学员们一起高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男生廖凡凑到我跟前说：“老乡，你可真给咱北京人长脸呢！我们都是5发子弹，您却来了个20发，过瘾吧？绝对的特殊人才啊！”

我能做的，就是除了给他一双愤怒的白眼，再给他一对更大的，出离愤怒的白眼。

而在当晚，由我一手创造的一顿晚饭吃下六个包子的辉煌纪录，其威力远远超过了射击场上的那20颗子弹，它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这，是作为当事人的我在当时绝对没有想到的。

这天晚上，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早有安排，军校领导突然在晚饭时间来看望我们新生了。院长、政委等一行人在军训大队长朱金亮的陪同下直接进了食堂。我们哲学系的饭桌挨着门，头头脑脑们一进门就先转悠到我们这边来了。

当晚的伙食是包子、绿豆汤。包子是三鲜馅的，味道香、分量

足，一个少说得有二两。那天晚饭前我似乎特别饿，胃部已是生命不能承受之空。打靶这一关总算过了，尽管是一波三折浪费了大量人民的子弹。可能是心一落定，我的好胃口就来了吧。我一气儿囫囵吞枣般连吃了五个包子，正在为要不要去中间的大盆里取第六个包子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当口，院长大人已经驾到，在饭桌前停下了脚步，他制止了我们大家要起立的动作，而后挨个问候着饭桌边的新生。院长带着明显的四川口音，话语里带着浓重的关切之意：“饭菜还合口吧？习惯吗？吃好！吃好才能打胜仗嘛！”

学员们还是一一起立毕恭毕敬地回答问题。轮到我时，院长特别停下了步子，格外温和地问道：“小鬼，能吃几个包子啊？”

我的父亲是四川平昌人，是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乡音令我倍感亲切。我肯定要十分认真地回答院长的问题了，以不辜负他亲切的乡音。我迟疑了一下，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能吃几个？我觉得自己再干掉一个包子一点问题也没有。关键时刻我的大脑还是比较跟得上的。于是我起身报告道：“报告院长，六个。”

我的声音并不小，但院长似乎没听清，下意识地追问了一句：“几个？”

我一字一顿：“报告院长，我能吃六个包子。”

院长脸上怎么那么惊讶呢？不，应该是欣喜吧？因为，他很快就忍不住笑起来了：“六个，六个好啊！好啊，好嘛。”院长的声音在食堂中分外清晰。食堂里安静数秒，突然发出一阵猛烈的哄笑来，那声音越来越响，像暴风雨前的雷声一般滚过食堂的上空。

与我一个饭桌吃饭的男生们都笑了，只有一个人没笑，就是坐在我身边的邓海云，一个天津男生，军训期间他是我的副班长，后来一直是我的班长。邓班长小声冲班里的人嚷：“笑什么笑？好好吃你的包子！自家姐妹出了洋相，嘛！还乐，没个阶级感情。”他

说话带家乡口音,尤其喜欢带那个“嘛”字。而后,他贴了我的耳朵叹了口气说:“丫头,你也太实在了。不能人家一打听,你就把自己和盘托出。这样下去,嘛!以后你怎么嫁得出去啊?”虽然哀我不幸怒我不争,但他还是往我面前的盘子里放上了一个包子,“来,该吃吃,别难过。嘛!没啥大不了的。不就六个包子嘛!吃吧。”

我沮丧,我难过,说真话的代价咋这么大呢。此刻院长声音朗朗:“同学们不要笑嘛,这有个啥子好笑嘛。我觉得这位女同学很诚实,坦率,是块当兵的料!胃口好才能身体好嘛,身体健康才能当兵打仗保家卫国。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吃饱吃好,确保我们的军训任务圆满完成!”全场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是院长他老人家高瞻远瞩。

于是,我抬起头,鼓起勇气伸手拿起了盘子里的包子,放到嘴边大口咀嚼。这才是我今天遭遇的第六个包子啊,我才不死要面子活受罪,饿着肚子喊万岁呢!我得让这六个包子名副其实啊。

不久,关于那六个包子的打油诗就赫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黑板报上。它的作者,就是我的北京老乡廖凡。我记得廖凡的那首诗写得自然风趣,读得当事人的我都有些乐不可支。但如今我似乎记不起它来了。也罢,省得你由此牢牢记住我的好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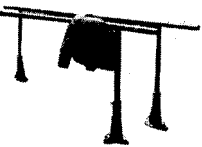
很快,男生们又把这“六个包子”写进了军训联欢会的节目中,并且,在我们毕业后的十多年里,成为军校同学一次次久别重逢欢乐聚会时的保留段子。

军校里的女生是罕物,也可以说是稀缺物。男女生的比例近乎十比一,把男生们澎湃的热情给兜头泼了盆凉水。军校里的男生在大太阳底下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背过身就想骂人:啥破地儿呀,修个庙门就成和尚庙了。那些个抱定了要保家卫国献身国防的革命青年以及一心要到军营里建功立

业的雄心勃勃者，还是很能豁达地看待眼前的性别失衡的，毕竟他们来军校不是为了谈恋爱的，成就一番事业才是他们的初衷。可还是有为数不少的男生们一进军校的门就把肠子悔青了，恨不得要把头往白墙上撞。见识了野战部队派来的军训班长叠成豆腐块样的军用棉被，并且明白了这便是四年里每天早起必修的第一道功课，听了军校里三令五申的禁止学员谈恋爱的明文规定，再放眼一望眼前近乎清一色的和尚军，他们顿时就大脑缺氧一般神情呆滞、两眼无光了。

说实在的，军校里的女生是焦点，走到哪里都是一排注目礼。男生的说法是，军校里是狼多羊少，女生长得再寒碜也是走到哪里哪里亮。作为焦点的我们，你说完全没有一点喜滋滋的感觉吧，当然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青春少女，谁不希望拥有来自异性的关注和欣赏呢？回头率和你的魅力指数显然成正比。但实在地说，这样特殊的眼光，时时会令女生们感到一种猝不及防的尴尬，甚至是压力。

比如眼前，军训时，我们区队的五个女生渐渐成了33名男生的眼中钉。我们像气儿吹起来一样的浑圆身材和太阳吻出的黑红的胖脸蛋，映衬着绿军装和红肩章，个个像是杨柳青年画上的喜兴大胖娃。这一年的夏天，军校生刚一入学，正赶上我军又一次历史性的换装。军校学员服的肩章被设计成了两块长方形的红牌子。军校生们顶着这两块平展展、红彤彤的红牌子，军旅生涯由此拉开序幕。区队的男生们望着穿梭在庞大男性王国的仅有的这五个女生，忍不住满面失望摇头晃脑。见了我们没心没肺的样子，东北来的男生张雪飞摇头叹息：“军校真是个毁人的地方呢，这才多长时间啊，可爱的姑娘就变成胖大婶了！”



当我“006”的大号正响彻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我们区队的另一个女生郝好，突然也拥有了一个风靡军校的雅号。

掌声中，军训誓师大会正式开始。代表女生发言的郝好，步伐坚定地腾腾地第一个走上台来。郝好中等个儿，身材谈不上好，少女该出来的腰没有出来，就显得丰满的胸和浑圆的臀多少有点累赘，整个人像个圆柱体，看上去不够轻盈和生动。但好在她的脸长得很争气，眉眼出奇得俊俏。一双粗黑的眉毛神气地向两边扬着，一双杏眼黑白分明。她梳着军校女生统一要求的齐耳短发，出操时把那军用宽皮带往腰间一系，活脱脱就是过去样板戏里女党代表一类的人物，威风凛凛，英气十足。

郝好是西安一所重点中学里的连年三好生和学生会干部，父母的独生女，去西安招生的军校教员一眼就相中了她。郝好的父亲是部队上的师政委，面对家访的军校教员，郝好的父亲说：“我可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从小当儿子养，金贵着呢！交给你们，交给部队，我一百个放心！”于是郝好花落军校。

同为军人家庭的孩子，郝好身上的爽朗大方、热情质朴令我备感亲切。但她却显然和我有着一些不同。郝好的身上，似乎天生遗传了她的军人父亲的革命本性，凡事特别注重纪律和原则，军训才开始，她就第一个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志愿书，这家伙在政治上似乎非常积极。

因为太激动了，郝好上台的步伐有些急切，像枚运行中的炮弹一般。发射到位，郝好开始了讲演。或许是舞台上灯光的映照，明晃晃的，照得郝好两腮上像是各悬了个小太阳，明艳动人。

台上的郝好感情充沛地演说着：“……现实是残酷的，当军训

开始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要退缩了。面对一系列高强度的训练，我有了强烈的畏难情绪。你想啊，像我这样一个，一个……”郝好迟疑着，怎么也想不起讲演稿上准备好的那个词是什么了，只好短发一甩，临时发挥道：“像我这样一个，一个——弱不禁风——弱不禁风的女孩子，要去应对……”

观众席里忽然爆发出一阵不大不小的笑声。而后这笑声却一直没熄，像是个引子一般，一路迤逦着点爆了串串鞭炮，而后礼堂里就乱了，嘻嘻哈哈笑声响成了一片。

“弱不禁风”？天！我满脸的笑纹都快撑破了，可是我还是以最大的努力克制住了。我的郝好同学啊，咱们在台下练习的时候可没这句啊。怪不得大家要笑，这一届的新生里，就咱俩茁壮得最没资格用“弱不禁风”这个词了。甚至“参天白杨出芙蓉”的您都可以招呼，但“弱不禁风”不行啊，咱不带这么谦虚的啊。

此时，台上的郝好显然清楚地听到了，竟还有那不学好的坏小子在鼓倒掌呢。郝好腾一下敬了个军礼，而后瞪圆双眼，用眼神朝那个响着零星掌声的地方狠狠刮了一刀。

郝好满面通红地走下台来，坐到了我旁边的空位上。气还没喘匀，呼哧呼哧的，鼻音挺重。我伸手去拉她的手，滚烫滚烫，天！不会是发烧了吧？事实上我的判断没错，当晚，郝好就发起了高烧。

自此，郝好无论走到哪里，“弱不禁风”的窃窃私语就跟到哪里。

接下来是调子很高的各路演讲。有声泪俱下痛说革命家史的，有铿锵豪迈表达献身国防的宏伟决心的，还有热烈奔放地表达对我们军校的无限热爱和对即将开始的军校生活的美好憧憬的。高八度的声音，听上去有点舞台剧的感觉，令人难以产生共鸣沉浸其中。就在我眯起眼睛，注意力有些游移的时候，一个高分贝的声音



骤然闯入我耳中，一个低沉浑厚、不疾不慢的男声在演讲——

“……我是个半南不北的皖西人，安徽西部，大别山里。以黄河为界呢我是南方人，以长江为界呢我又是北方人……”我抬起了头，目光在主席台上寻找。像小说联播里听到的讲故事一样的开场白，来自怎样的一个人呢？这男生的面相并不十分出众，眉毛过于浓厚，纠集在眉头中心有些毛扎扎的。单眼皮，眼睛也不大，但眼神相当犀利，看定前方时透射出一股子灼热。鼻子不够挺，嘴唇很厚实。说话中间有停顿的时候，嘴唇不由自主地绷一下，看上去一派倔强。这显然是个豹子一般的男人，高身板宽肩膀，透出十足的男人气势，令人不容小觑。

他继续沉着地演讲着——

“我是个往届生，按照规定，军校是不收我这样情况的学员的。高考落榜后的那一年里，我渴望过一种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所描绘的那种生活，梦想着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一展身手。我做过筛炭工、瓦工，在粮食加工厂烤过面包，去农村插过秧，还在农贸市场卖过猪肉，浑身旺盛的精力似乎只有靠不停歇的劳动才能消耗得出去。后来，是我的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把我找了回来，他鼓励我复读，还让我住到了他家去。那一年，我高考过了分数线整整五十分。我的体格还算不赖，于是到大别山地区招生的何教员，一眼就看中了我。何教员把我的情况跟军校领导一汇报，军校经过慎重研究，最终特批了我这个指标，于是我就被军校录取了。所以，我是幸运的。

“一般人理解，上军校就是当军官，一身军装很威武。我就是觉得上军校很适合我这样的人——特想干一番名堂的人。因为我时时渴望，渴望过一种不那么循规蹈矩、不是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我很感谢军校，真心实意地感谢。说军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吧，这话听上去太像是句套话了，但却是句实话。我爱军校，军校绝不单单是给了我一次机会，一次上大学的机会，而是给了我一次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虽然以我的分数上别的大学没有一点问题，但我想上军校。像我这样从社会下层走出来的青年，军校在给我知识的同时，也给了我建功立业的可能。所以，我珍惜这次机会。我会让自己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好好历练……”

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吐出的每一个字，实实在在落地有声，又仿佛有种特殊的韵律，像是钢琴上的重音，一下下敲击着我的心。我屏神静气，洗耳恭听。

当晚熄灯前，我们的宿舍里，女生们还沉浸在演讲失利的悲痛中。郝好闭目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绿色的军被，额头上顶着一块凉水浸过的白毛巾。视荣誉为生命的郝好同学，此次演讲的失利令她骤然发起了高烧，三十九度五。精神上的重创更使她一回宿舍就一蹶不振地躺倒在了床上，真真成了“弱不禁风”。

朱颜、丁素梅、姚小遥和我四个人，坐在各自的小马扎上围在郝好的床边，气氛很有几分肃穆，令人极易联想到某种悲痛欲绝的告别场面。

“乖乖，我的妈呀，三十九度五呢！郝好，不能硬扛的。咱们去门诊部好不好？”朱颜一边对着日光灯眯缝了眼看体温计，一边对床上的郝好说。江城姑娘朱颜的当地口音挺浓，不南不北，有点愣头愣脑的可爱。

朱颜的身材，可称之为玉树临风的那种，一张脸也生得十分耐看。报到那天，她脑后拢着利落的马尾辫，一件明黄色的连衣裙把她衬得芬芳四溢。最有特点的是她的那双毛毛眼，睫毛密而长，仿佛眨一下就会掉下来几根。她看人喜欢眯缝着眼睛，很有几分



媚态。但我知道朱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因为不喜欢戴眼镜的轻度近视眼都这么看人。她显然是朵黑牡丹，肤色黝黑得像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少女。但好在她的黑不是那种木炭一般的无望的黑，是微黑，是春天的晚上天色将暮未暮时的色调。

“郝好，你发言蛮好的啊！真的，我就爱听。下来后，好几个人都夸你发言不错哩。”丁素梅也在劝。安徽姑娘丁素梅的底子十分好，细眉细眼，标准的瓜子脸，有种天然的清秀和水灵。不说话的时候，一副很柔弱很文静样子，一说话，就骤然间成熟老到了几分。

“想开些吧。做人谁没个马失前蹄的时候啊？做女人难，做军校的女生更难啊！难上加难！”朱颜起身把体温计收好，又赶紧坐回到小马扎上，把郝好头上的毛巾翻过来。哲学系女生似乎天生善于反思人生，朱颜这一特点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了。

湖南来的姚小遥不吭声，低头削苹果，而后把苹果仔细地切成小块，用牙签往郝好嘴里送。郝好扭过头，闭紧嘴巴不吃，十足的宁死不屈的女八路作派。

我在一旁接了过来，张开嘴就吃。苹果酸酸甜甜，小遥望着我笑，干脆喂起我来了。美女就是可爱。

我们五个女生里，不，我敢说整个军校女生中，湖南女孩姚小遥才是地道的美女，从她踏入军校大门的那一刻，她的脚下，就似乎绵延开了一条光芒万丈的红地毯。她摇曳动人的身姿被一袭火红色的吊带裙携裹着，映衬着她那湘江水调养出的锦缎一般的好皮肤。她昂着白天鹅一样骄傲的脖颈，长长的马尾辫高高地吊在脑后直至腰际。这美丽的尤物一出现，一刹那就把军校里所有雄性动物的本能唤醒了。那可是20多年前啊，一袭吊带裙可比今天各种电影节上走红地毯的女星们着的晚装前卫惹眼多了。那一